

文章编号: 1673-0453(2020)04-0012-0008

钱海岳《南明史·诸王传/表》补证

王浩森, 陈金凤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钱海岳先生所著的《南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是研究南明历史的权威性著作,其中的《诸王传/表》对明代藩王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由于主客观原因,《诸王传/表》仍存留若干不周全的信息。现利用相互印证提疑的方式提出《诸王传/表》中的28个实质性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予以补证说明。

关键词: 《南明史》;《诸王传/表》;补证

中图分类号: K248.4 **文献标识码:** A

钱海岳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撰成的120卷《南明史》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出版(2016年重版),出版后受到学者的诸多好评,认为其有力推动了南明史研究,笔者也在学习过程中深受启发。但是,钱氏《南明史》亦存在不少错讹之处,这在其《诸王传/表》中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关于明史史料中对诸王的考据,学者主要聚焦于张廷玉所撰的《明史·诸王世表》,而对之后的南明史籍疏于考虑和辨析。最早对南明诸王有所梳理的著作是徐鼐的《小腆纪传》,整理效果最佳的是钱海岳先生的《南明史》。由于《南明史》成书坎坷,目前学界对其重视不够,因此尚未有学者参与校注诸王信息。对钱海岳《南明史》有所关注的有:李淑艳的《〈南明史·艺文志〉经部著录标准商榷》^[1]、《〈南明史·艺文志〉经部考异》^[2]和《〈南明史·艺文志〉经部标点错误六则》^[3]对本著经部进行了整理和校注,王艳在《钱海岳〈南明史·本纪〉札读札记》中对本纪进行了校注^[4],还有部分论文对《南明史》稿作了回顾^①。经过仔细研读,笔者在《诸王传/表》中发现28处问题,现尝试对其进行补校,以期对《南明史》的完善作出一点贡献,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斧正。

1. (周王朱恭枵)孙伦奎,弘光时象

封,居苏州城外,复移湖州……福京亡,走广州。城陷,与世子遇害演武场薨。诸王世表周府下有下“□王恭枵”下一格为“□王伦奎”。(《周王恭枵传》卷二十七第1434页,《诸王世表一》卷十五第830页^②)

按:林时对《荷插丛谈·蠡城监国》记载:“时周王寓萧山,惠王寓会稽,崇王寓钱塘,鲁王寓临海,贝勒遣骑修书……周、惠两王渡江偕崇王赴召。”林认为周王朱恭枵被清军所执,顾诚先生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被执北上的是朱恭枵尚未被册封周王的第五子^{[5]147}。在清朝的史书中,死于广州的周王叫朱肃霖^{[6]106},与《南明史》中“朱伦奎”的说法相悖。清豫亲王多铎曾奏称“遣人至湖州繫系周王眷属”^[7],而未提及萧山的周王,顾诚先生提及的周王朱恭枵第五子是在湖州被俘,也没有谈到萧山,可见清军抓住的是周王家属(包括朱恭枵第五子)而非周王(或继承者)。当南明三案相继发生,崇王为了避开弘光政府对宗室的猜忌,主动迁徙至闽地福州,朝廷欣喜,“风励各藩”,要求“诸藩处吴中者俱别徙”^[8]。可见,当清军入浙之际,崇王早已不在绍兴府或杭州府,更不可能与周、惠二王偕行。萧山属绍兴府管辖,南明史册

收稿日期: 2019-11-13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代开国功臣家族研究”(18WT59)

作者简介: 王浩森(1994—),男,江苏无锡人,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陈金凤(1969—),男,江西万载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① 主要著作有:柳亚南《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稿的失而复得记》,《图书馆杂志》1995年第3期;张知常《〈南明史〉120卷手稿入藏江苏无锡市档案馆》,《兰台世界》2011年第4期。

② 笔者将在钱氏《南明史》中发现的问题所在卷数、页码置于后方,以方便审阅,后同。引文中缺失的字用“□”代替。

均称呼在清军入浙前的周王继承者为周王,所以《南明史》的记载皆有依据,且弘光政府曾要求周王(或继承者)迁赣、鲁王迁闽,下诏时间与清军入浙相差约一个月,因而周王有充足的时间抵达江西地区。又萧山属绍兴府管辖,在清史记载中,当多铎的命令传达到浙北诸郡时,绍兴府的淮王首先响应。实际上,由于当时的赣东地区处于相对平稳状态,淮王朱常清一直居于饶州府,而当时寓居在绍兴府会稽的藩王应该是惠王朱常润。无论如何,多铎不曾谈及抓获周王(或继承者)之事,而在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廷杀明藩王的事件中,所有资料也只提到荆王、德王、衡王世子、潞王、秦王、王之明等,唯独没有谈到周王这位大支宗王。因此,笔者认为周王没有在浙江被清军俘虏。在清军史册中,死于广州的周王朱肃采恰好与南明史料中的东会王朱肃深姓名形似,且没有提及东会王^{[6]106},因而清军的奏疏很可能是将周王与东会王姓名重合。《明史》言“久之,王(朱恭枏)薨,赠谥未行,国亡。其孙南走,死于广州”^{[9]3568},同于《南明史》。《国榷》作为正史的辅证,提到“许周王世子绍□寓苏州”^[10],谈迁很可能将世孙误认为是世子。故原文不变,诸王世表中的“□王伦奎”下降一格以表示“□王恭枏”之孙。

2. 宜川王敬鏞,宜川思裕王秉楫曾

孙,太祖九世孙。同书《诸王世表一》宜川王府言“思裕王秉楫”。(《秦王存枢传》卷二十七第1432页,《诸王世表一》卷十五第819页)

按:《明史》卷一百《诸王世表一》宜川王府言“思裕王秉楫”^[9],《明孝宗实录》卷六十八言“赐秦府宜川王诚灌嫡子名曰秉楫”^[11],可知原文将“楫”误写成“楫”。

3. 原武王肃湧,原武王在铎子,太祖十世孙,不知何年袭。诸王世表原武王府下第七任、第八任分别为“□□王在铎”和“□□王肃湧”。(《周王恭枏传》卷十七第1436页,《诸王世表一》卷十五第834—835页)

按:《明史》同本书^{[9]2557-2558},缺谥与卒年。《明神宗实录》言“原武王在铎谥曰‘昭宪’”^{[12]11285},《明熹宗实录》言“周府原武昭宪王在铎嫡二子肃湧袭封为原武王”^{[13]3488},学者孙凯已说明这一点^[14]。由此可知,原武王朱在铎的部分信息可以调整,需另增一任。按照书写习惯,前任郡王为原武王肃湧(同“涌”),则原文要以朱肃湧弟弟的名义介绍原武王肃湧,即“在铎子”应改为“肃湧弟”。诸王世袭表修改如表1所示:

表1 原武王府世袭表(部分)①

原武王本支	原武王分支
温穆王朝瑜	
昭宪王在铎,温穆庶一子,万历十六年封长孙。二十年改封长子。三十八年袭封,薨	
□□王肃湧(涌),昭宪嫡二子,天启六年封。薨	□□王肃湧,昭宪□□子,袭年不知,永历二年正月薨

4. 汝宁王肃灋,汝宁王在淦子,不知何年袭。(《周王恭枏传》卷十七第1437页)

按:周府世袭,“在”辈应与“金”行相配。本书卷十五《诸王世表一》汝宁王府下^{[5]852}、《明史·诸王世表一》汝宁王府下^{[9]3597-3598}、《明神宗实录》皆为“王在淦”^{[12]9789},故原文使用“淦”似有不妥,“淦”应是“淦”之讹。

5. 保宁王绍焄,保宁王恭甲子,不知何年袭。诸王世表保宁王府下有“□□王恭□”。(《周王恭枏传》卷二十七第1437页,《诸王世表一》卷十五第854页)

按:《明史》卷一百保宁王府下言“□□王恭□,肃灋庶一子,袭封,薨”^{[9]2600}。《南明史》承袭《明史》,均未说明前任保宁王是谁。《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五言“差户科给事中许宗礼、行人司行人梁天奇(册封)周府保宁王恭楡、顺庆王肃澈妃李氏”^{[13]1805},卷七十二言“保宁王恭楡选到祥符县民陈自道长女陈氏,封为保宁王妃”^{[13]3488}。由此可知,原文应是“保宁王恭楡子”,诸王世表第四任保宁王的第三个“□”可以进一步确定为“楡”。

6. 荣阳王蕴钤,荣阳王显休曾孙,太祖九世孙。(《楚王华璧传》卷二十七第1442页)

① 本文的表格信息主要还是继承《南明史·诸王世袭表》,笔者只是对其中的错误予以修正或补充,以方便读者阅读。下文同。

按:荥阳在河南,其治所不在楚府所辖地。在蘧钤同宗所封中,朱孟燧封于巴陵(今湖南岳阳,时属岳州府),朱孟炯封于永安(今福建永安,时属延平府),朱孟焯封于寿昌(今浙江建德,时属严州府),朱孟燧封于通山(今湖北通山),朱孟焯封于景陵(今湖北天门),朱孟燧封于岳阳,朱孟焯封于江夏(今属武汉市),不曾有就封河南的记载,而荥阳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就被封给了徽恭王庶六子朱载堉,《明史》校勘亦称“崇阳在湖北,与楚府封地合”^{[9]2713}。故原文的“荥阳”应是“崇阳”之讹。

7. 通城王朱英焯,通城怀简王朱显柜子,太祖七世孙,不知何年袭。(《楚王华壁传》卷二十七第1442页)

按:《明史·诸王世表二》无通城王府世系。《明神宗实录》卷四十九有“楚府通城王长子华焯、德府建德安简王庶长子载堉各袭爵”^{[12]1135}语,卷四百八言“楚府通城王华焯庶长孙盛浮为通城王”^{[12]7620},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言“长子显柜先卒,寿四十,追封怀简王,子王英焯嗣,薨,寿七十二,子今王华焯嗣”^[15]。按王世贞成书于万历十一年(1583)、北京沦陷时间为崇祯十七年(1644)计算,其间有61年之差,英焯、华焯更何谈活至永历时。故该通城王不是朱英焯,也不是朱华焯。从《明神宗实录》中得知,万历三十三年朱盛浮继承了祖父朱华焯的位置^{[12]7629},故在崇祯后期的通城王应是朱盛浮或与之血缘最亲的某人(如子、弟或侄)。故本处应改为“通城王某”。

8. 蘧罗,楚王裔,举于乡,蒲江知县。

(《楚王华壁传》卷二十七第1444页)

按:“蘧”辈应配“金”行,清乾隆版《蒲江县志》言“朱蘧罗,崇正(祯)末年任,见名宦”^[16],故原文“罗”应改为“罗”。

9. 翼王议泐,字治海,宁瑞昌王拱楫四世孙统钰子,太祖十世孙。(《翼王议泐传》卷二十七第1461页)

按:明朝宁府字辈顺序为“盘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9]2504}。第一种世孙算法是以儿子作为一世孙,则“拱”辈四世孙应为“议”辈而非“统”辈;另一种算法是以孙子为一世孙,则“统”辈可被看作是“拱”辈的二世孙,但不应是四世孙。按照钱先生的算法,宁府“统”辈、庆府“倬”辈、代府“鼎”辈皆为太祖十世孙,均依第一种算法,原文认为“统”辈是“拱”辈四世孙。实

际上对于“拱”辈而言,“统”辈应该是其三世孙,钱先生大概想说明“议”辈为“拱”辈的四世孙,却误加在“统”辈上。故原文可改为“翼王议泐,字治海,宁瑞昌王拱楫三世孙统钰子,太祖十世孙”。或通过增加标点的方式更改为“翼王议泐,字治海,宁瑞昌王拱楫四世孙,统钰子,太祖十世孙”。

10. 朱谋鏦,宁王裔,廩贡,西乡知县。

(《翼王议泐传》卷二十七第1464页)

按:宁府“谋”辈应配“土”行,“统”辈配“金”行。清道光版《西乡县志》记载的县令有“朱谋鏦,江西南昌县,廩贡举,崇祯间任”^[17],可知原文“鏦”当为“鏦”。

11. 朱统鏞,字梅园,石城镇国将军,灵山知县。(《翼王议泐传》卷二十七第1468页)

按:《明史·诸王世表》言石泉安恪王因无子而国除,学界已对此作了考证并得出安恪王有子嗣的结论。本书言朱统鏞是石城镇国将军,但是石城王爵已于嘉靖后期废除,此后由摄府宗室管理王府。明朝廷对宁府有严苛的要求,不许摄府宗室加爵管理,如镇国中尉朱谋炜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原爵管理。所以,朱统鏞若是安恪王直系子孙,安恪王子为镇国将军,以此类推,朱统鏞的爵位正好只是镇国中尉,而不可能是镇国将军,同时他又是灵山知县,这也更符合他的中尉身份。故原文的“镇国将军”应改为“镇国中尉”。

12. 朱议漉,字润生,乐安中尉朱谋颛子,副贡,授安县知县,调句容。(《翼王议泐传》卷二十七第1469页)

按:《明史·诸王世表》宁府下乐安第六任王为朱谋颛,非文章所谈乐安中尉,但确认朱议漉是乐安府宗室,清乾隆版《句容县志》言其为江西新建人^[18]。正文既然列出乐安中尉,极有可能为了强调朱议漉是中尉爵位,而非“朱谋颛”。再看宁府宗室字辈中,“谋”后为“统”“议”,因此朱议漉不可能是“朱谋颛”之子,二人如果是亲属关系,最亲莫过于祖孙关系,故此句有误。在明朝的分封中,郡王以下“嫡长子为郡王世孙,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奉国中尉”^{[9]3557}。一般情况下,如果祖父是乐安王朱谋颛,朱议漉作为其孙子,按照爵位降级的规则也不可能是中尉,他与朱谋颛只相差一代,最多是辅国将军,因此他的祖父不会是乐安王朱谋颛,原文有误。笔者认为,按照世袭推算,

如果朱议漉祖父朱谋□是某中尉，则朱议漉永远是奉国中尉；如果朱谋□是某将军^①，则朱议漉仍属于乐安某中尉，而且他还是以副贡任知县，按明万历十八年正式为宗室开科^[19]，尽管明朝相继允许中尉、将军参与科举，但从明末宗室爵位和官职可以推断出一个特点——一般通过科举当知州、知县官职的宗室多为中尉者，其爵位会同时被撤销。《燭火录》记载了朱议漉呈给弘光帝的奏疏：“臣系江西乐安府辅国中尉，于崇祯九年叨中乙榜副贡。十年，赴京廷试。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除授四川成都府安县知县。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任……”^[20]因此，可以将原文的“朱谋颢子”去掉，以表示朱议漉有很大可能不是乐安王朱谋颢之孙，而只是乐安府一个普通的（辅国）中尉。

另外，有补本书卷十六及《明史》卷一百二乐安世袭表遗漏之处，具体见表2：

表2 乐安王府世袭表(部分)

乐安王本支	乐安王分支
端简王拱榑	
敬裕王多煠 ^②	
康懿王谋颢 ^③ ，天启二年袭。□	
□王统□ ^④	
□□王议溇，袭年不知。永历八年 起兵江西，不克，薨 ^⑤	□□王议浚，永历十一年十月袭封，后降大清

13. 议彬，宁王裔，岁贡，养利知州。

（《翼王议泐传》卷二十七第1471页）

按：“议”辈应配“水”行，“中”辈配“木”行，又《康熙养利州志·职官志》言“朱议彬，江南宗室，拔贡，崇祯十六年任，升兵部员外郎”^⑥，可知应是“议彬”。

14. 长沙王璟浚，长沙王朗铤子，天启二年袭封。永历十八年五月，降清。

（《韩王亶堦传》卷二十七第1476页）

按：长沙府在湖南，而韩府郡王大体名称以山西、江苏、福建地区为主，如昆山王朱融焮、长乐王朱融焮及下一支系高淳王朱漠璘、休宁王朱漠璘等。而长沙府起先封给潭王，洪武二十三年（1390）潭王朱梓因涉胡惟庸事自杀，遂废。靖难之役后，谷王朱穗被迁徙至长沙，因不道之行被废为庶人，长沙寻封予襄宪王朱瞻埈。襄王于正统元年（1436）迁出长沙至襄阳，长沙府于是在成化十三年（1477）被封予吉王朱见浚，直至明亡。而本郡第一任郡王朱融焮自正德二年（1507）起封，长沙府不可能是非同一支系的亲王与郡王共治之所，且吉府下已有长沙府系，该长沙郡国第一任郡王为朱翊铤，且《明熹宗实录》记“封韩府长洲王王璟浚并妃宋氏、西德王璟灞”^{[13]1329}，而在《明史·诸王世表》中，韩府下只有长洲王，且朱朗铤继任者为朱璟浚。故长洲更符合韩府郡王封地，“长沙”当是“长洲”之讹，“浚”应改为“灞”。

15. 内丘王迥灞，内丘王效铤子，万历四十三年袭封，以恣睢废为庶人，安置高墙。（《沈王迥洪传》卷二十七第1476页）

按：《明熹宗实录》卷十九言“沈府内丘王理熿薨，遣行人林咨益治丧祭如例”^{[13]983}。可知天启二年（1622年）内丘王理熿方去世，其长子不久袭封，长孙迥灞袭封也应该是天启二年以后之事，不可能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袭封，故原文有误。《明史·诸王世表三》内丘王府言“王迥灞，效铤嫡一子，万历四十三年封长孙”^{[9]2791}，其意指万历四十三年朱迥灞被册封为长孙，而他的祖父朱理熿当时未薨。在《明史·诸王世表》中，修撰者本人如果不确定诸王袭年时间，就简以“继而袭封”或“寻袭封”带过，甚至不谈袭封之事。但《南明史》有时将“寻袭封”和“即日袭封”混为一谈，而实际上二者很可能

① 笔者认为应该不是镇国将军。《明实录》中未有敬裕王朱多煠他子的信息，《宁府朱氏八支宗谱》直言敬裕王只有一子。

② 《宁府朱氏八支宗谱》言：“朱多煠，号遐源，初封镇国将军，袭封乐安王，谥曰敬裕，明嘉靖三年甲申九月廿一日寅时生，明嘉靖四十年辛酉，袭封王，薨未详，葬西山蛇形，妣氏王……子一，谋颢。”

③ 《宁府朱氏八支宗谱》言：“朱谋颢，字德配，号小遐，袭封乐安王，谥曰康懿，明嘉靖廿四年乙巳四月十五日申时生，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封世子，嗣封王，薨葬未详。妣氏李……子一，统璽。”

④ 《宁府朱氏八支宗谱》言：“朱统璽，号懿初，袭封乐安王，明隆庆元年丁卯十二月十八日申时生，清顺治元年甲申四月殉节浙江台州府，享寿七十六……子一，议溢。”后又称其子名“议溢”。此说有关身份的信息不知孰是，顺治元年清军未曾南下江南。而关于有唯一子嗣则不足信，根据封建社会的祠规，凡凶死之人的牌位不得进入宗祠，名字不能上族谱，因此除非不上谱，凶死者若要上谱，必须被谎报死状。详见范炎、俞钢《中国历代悬疑系列：明清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4页。朱议溇死于抗清运动，不上谱的同时将他的活动附着于其父的可能性很大。《宁府朱氏八支宗谱》言“乐安系：统璽之子，议溢，号盈轩，封镇国将军，徙居浙江，生卒葬未详”。《南明史》称朱议溇在江西起兵失败而死，其弟朱议浚袭爵。

⑤ 据《南明史·诸王传》。清朝史册言：“顺治三年克衢州，杀蜀王朱盛浓、乐安王朱谊石。”

⑥ 详见傅天宠《康熙养利州志》，康熙三十三年刻本第33页。

不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因为在朝廷册封世子或世孙后,世子、世孙需要一段时间摄府,直到服满才能袭爵。故应将“袭封”改为“封长孙,寻袭封”。

16. 靖江王亨嘉,靖江荣穆王履祐子,太祖兄南昌王兴隆十一世孙。(《靖江王亨嘉传》卷二十七第1479页)

按:靖江府字辈不按五行,但太祖十分注重靖江王的支序,将其按诸子制对待,定其顺序为“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声芳名”^{[9]2504}。《明史·诸王世表三》靖江府朱守谦条称“守谦,太祖嫡兄南昌王兴隆子文正嫡一子,隆武三年封”^{[9]2828},那么作为开国功臣的朱文正即为南昌王的第一世孙,朱守谦为第二世,“赞”辈为第三世,以此类推,则朱亨嘉当为第十二世孙,原文忽略了南昌守将朱文正这一代。

17. 平乡王某,平乡安庄王载坫子,成祖八世孙,不知何年袭。(《赵王由棧传》卷二十八第1485页)

按:《明史·诸王表》言“安庄王朱载坫十一年革爵,半禄,子孙奉祀,除”^{[9]2845-2846},至南明时又有平乡王,说明平乡王府奉祀的摄府宗室获得了南明朝廷的认可并被推为郡王。龙振山经过实地的墓志考察,在《明代彰德赵王府纪事》一书中记载了“平乡王朱翊铨,安庄王庶四子,崇祯四年礼科拟其嗣封事宜,后袭封,崇祯十七年十二月清致北京”^①,该语与此处相符,故可以将“朱翊铨”添于《明史》和《南明史》表、传中。

18. 荆王慈某,荆定王由樊子,王慈贾弟,仁宗十世孙,不知何年袭。(《荆王慈某传》卷二十八第1486页)

按:本书卷十七《诸王世表三》荆王下称“慈烟”^{[21]989},《明史·诸王世表四》亦是“烟”,而《明史·荆王瞻桐传》作“贾”^{[9]3632},通“蚩”,即“烟”为“烟”的异体字。“贾”尽管近“燹”,但不是同一个字,“贾”同“燹”,又从“贾”“燹”,《说文解字》作“火飞”,音“biao”,又有“盖”之意,音“e”,均与“烟”不互通^{[22]1183}。因此笔者推测“贾”应为“烟”“贾”之误。

19.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破汝宁,掠(朱)由横及弟河阳王由材世子慈辉以行,薨于道。(《崇王慈燿传》卷二十八第1489页)

按:原文大体之意似乎表达李自成挟持的是崇王朱由横及其侄子朱慈辉。学者王兴亚曾考证崇王世子是朱慈燿而非朱慈辉^[23]。《明史·诸王世表五》言“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闯贼陷汝宁,王及世子慈辉俱被执”^{[9]2917-2918},即朱慈辉非朱由横侄,而是其嫡长子;计六奇言“闰十一月,贼拔营走确山,向襄阳,掠崇王由横及世子、诸妃嫔以行”^[24]。由此可见,世子是崇王之世子,原文因缺少标点而造成了歧义,故将弟与子的位置交换似乎更明了,所以原文应在“由材”后加顿号。

20. 怀安王由礼,怀安王常澗子,英宗七世孙,天启元年袭封。北京亡,留河南。隆武元年九月,隆于清。(《崇王慈燿传》卷二十八第1489页)

按:本书卷十八《诸王世表四》怀安王府下为“王常澗”^{[21]1011},《明史》卷一百四《诸王世表五》怀安王府下为“常澗,怀安嫡一子,万历三十年封长孙”^{[9]2920}。“澗”之为“东齐海岱之间”,谓“相汗”,或表“水进”之意,有时通“爛”或“澗”。“澗”表示山间的流水,《字源》言该字在战国时表示从水在两阜之间的会意,《说文解字》认为是“山夹水”,后泛指山间的水道^[25]。二字不互通。“澗”字当为“澗”字之误,“隆”字当为“降”字之讹。在《淮王常清传》中有“常清遂入阁”一言^{[21]1487},结合上下文可知,“阁”为“閤”之讹。

21. 吉王慈某,吉贞王由栋子,英宗八世孙,崇祯十二年袭封。张献忠至,与惠王常澗、桂王常瀛走梧州。十七年六月薨,葬苍梧无量山。十月,弟慈燿袭封。吉王世表与传同。(《吉王慈某传》卷二十八第1489页,《诸王世表四》卷二十八第1013页)

按:《明史·诸王世表五》吉府言:“王由棟,常淳嫡一子,天启元年封,崇祯九年薨。”《明史·吉简王见浚传》言:“宣王翊銮于万历四十六年薨。孙由棟嗣,崇祯九年薨。子慈燿嗣。”《明史》记录的宣王翊銮和庶长子常淳均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去世,分别与《明熹宗实录》的“万历四十六年六月丁丑”条和“万历四十六年八月癸亥”条对应,但《明实录》所载的吉世孙即后来的吉世子、吉王叫朱由棟,而张廷玉认为从此时起到崇祯九年的吉王是朱由棟。钱先生认为《明实录》的记载有

① 详见安阳殷都区档案馆馆藏龙振山《明代彰德赵王府纪事》第113页。

其合理性。他认为,首先是关于姓名,《明史》是后人所添,在没有史料基础上的改变大部分是错误的;其次是对嗣位对象的否定,他继承了南明史书中关于吉贞王之子朱慈燿的记载,但世系相应往后移动一格,因为他发现崇祯十二年到十七年六月间关于吉王爵位的记载是段空白,似乎在朱由栋和朱慈燿之间有某一位“吉王”可以填补这个空白,但他把这个吉王设定为天启元年崇祯九年的吉贞王之子。这种思路是合理的,但是钱先生忽略了一个问题:南明史书的作者多为当时人,他们不可能将朱慈燿是刚死去的吉王子还是弟相混淆,如《明季南略》载“吉王子慈燿报吉王播迁而薨”^[26],《小腆纪传》也称“六月,贞王薨于淮安舟次,(子)慈燿以命,命于安吉、孝丰下葬。冬十月,命慈燿嗣封”^[27]。另外,故宫博物院的周莎大体介绍了吉府各藩王陵墓的遗址分布,她指出吉宪王朱由栋(她认为宪王是倒数第二位吉府王爷,末任王爷即是朱慈燿)的陵墓地点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跳马乡三仙岭村香草组三仙岭^[28]。这与南明史诸书对吉贞王的死地记载相悖,由此更能证明(宪王)朱由栋在崇祯十七年之前就已死去,南明史的吉贞王不会是朱由栋,而是朱慈燿的父

亲朱由□,与(宪王)朱由栋非一人。因此笔者认为,按照钱先生的思路,从天启元年至崇祯九年的吉王是《明实录》所称的吉(宪)王朱由栋,从崇祯十二年至十七年的吉王是宪王弟吉贞王(朱由棟或其他),由于播迁,贞王死于两广,其子朱慈燿袭爵,后死于缅甸咒水之祸。其合理性有三:一是符合南明史籍中关于朱慈燿是吉贞王之子的说法;二是解释了姓名、时间的冲突;三是解决了史料记载与实际墓地的冲突。另外笔者推测,在所封吉府郡王中,德化、福清王皆“常”字辈,尔后未再封“由”字辈为郡王,如果贞王朱由棟年龄未达规定年限,宪王在位时未封其为郡王也在情理之中,到崇祯九至十二年恰好满足管理府事年龄^[29],随后继承哥哥宪王朱由棟的位置;抑或贞王朱由棟曾被封为郡王,又在很短时间内晋封为亲王,郡王名未被史料记载也是有可能的。要说明的是,由于“棟”和“棟”字十分相近,文献中或有笔误,故二王的名字需待考。故本书的《吉王慈某传》应改为“吉贞王由棟,吉宪王由栋弟,英宗七世孙……十月,子慈燿袭封”。

卷十八《诸王世表四》吉王府应改为:

表3 吉王府世表(部分)

吉王本支	吉王分支
世子常淳,宣王庶一子。万历四十六年未袭卒 ^①	
宪王由棟,常淳嫡一子,天启元年袭封,崇祯九年薨	贞王由棟(姓名留疑),常淳□二子。崇祯十二年封,十六年南奔,十七年薨于两广
	□王慈燿,贞王由棟世子。崇祯十七年十月袭,永历十五年薨于咒水之难

22. 仁化王朱慈炳,仁化王由棟子,天启二年袭封。《益王慈焘传》卷二十八第1496页)

按:《明史·诸王世表五》之怀庆王府下言“由條”和“慈炳”^{[9]2960-2961},按五行,二者皆能说通,但是“炳”音“nen”,“热”之意^{[22]950};“炳”音“na”,“鲋(小鱼或鳊鱼)”或“鯨”之意,二者之意相差甚远。“條”又同“櫟”,是“条”的异形,指植物的细长枝^{[22]755-769}。《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七称“慈炳”^{[13]1392},《续文献通考》《明史》从《明实录》,即“炳”应改为“炳”,“條”字仍简化为“条”。

23. 齐东王常澣,齐东王翊铜子,万历二十五年袭封。同书《诸王世表四》言

“安和王载垢”。(《衡王由楨传》卷二十八第1501页,《诸王世表四》卷十八第1041页)

按:本书《诸王世表四》作“王翊铜”和“王常泛”^{[21]1041}。《明史·诸王世表五》齐东王府下亦为“王翊铜”和“王常泛”^{[9]2968},“铜”同“铜”,指用金银珠宝镶成的花型首饰或者花纹^{[22]1519},而“铜”指代一种兵器或者铁皮^{[22]1546},二者不互通。此处“铜”“澣”当分别为“铜”“泛”之讹。

24. 荣王由楨,荣王常淩五子,宪王由楨弟,宪宗六世孙,天启六年封肇庆王。(《荣王由楨传》卷二十八第1502页)

按:本书《诸王世表四》荣王府下言:“宪王由

① 《明史》言“薨”,误。《礼记·曲礼下》曰:“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常淳未袭爵,仍大夫职。

枵,天启六年封肇庆王。”^{[21]2046}《明史·诸王世表五》亦是“王由枵”,故该句“樽”当为“枵”之讹。

25. 怀庆王常濯,怀庆庄惠王载溷孙,保平王某弟。《诸王世表四》言“怀庆庄惠王载溷”。(《徽王常淦传》卷二十八第1491页,《诸王世表四》卷十八第1021页)

按:李鹏飞曾考证徽府怀庆王为“载溷”而非“载溷”^[30],在此不复赘叙。

26. (东垣王)子由彬,不知何年袭。国亡,不知所终。东垣王世表同传。(《郑王瞻埈传》卷二十八第1485页,《诸王世表三》卷十七第981页)

按:《明神宗实录》载“建德王翼鉉嫡长子常浚、庐江王长子载禔、高唐王长子常泽、东垣王长子由彬各袭封爵”^{[12]10757}。万历四十二年(1614),郑懿王朱祐檠庶二子东垣王朱厚烜三世孙朱常溱薨,子朱由彬袭位,崇祯八年(1635)薨,郑懿王嫡一子恭王朱厚烷三世孙朱常洁被立为东垣王。根据《明史》记载,朱由彬是朱常洁的侄子,而非其子,早在崇祯八年(1635)已死,绝不会国亡后流窜,朱常洁也不会给自己儿子起与侄子一样的名字。因此,原文有误或漏,朱常洁子名字不可知,可用“某”来代替,其行径待考。

27. 宣谿,蜀王裔,宁国通判,摄旌德知县,能听讼。(《蜀王至澍传》卷二十七第1453页)

按:蜀府宗室字辈排名为“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9]2504},则“让”辈配“木”行,“承”辈配“火”行,“宣”辈配“土”行,“奉”辈配“金”行,“至”辈配“水”行,而这句中“朱宣谿”中的“谿”成了“金”旁。按钱先生叙法,撰写宗室纪传时按自亲支至疏支、自高辈至低辈、自尊爵至卑爵的原则,“宣谿”前一传记对象为“让栋”,后一对象为“奉鏞”,那么“宣谿”会是让、承、宣、奉四种可能的辈分,但是本书蜀府没有记载至“承”辈,故很可能是“宣谿”或“奉谿”。而《旌德县志》载崇祯十七年知县为朱瑄彦,下补“府志作宣谿”^[31],那么“宣”辈是也,故当为“宣谿”。仍需留疑。

28. 唐王(朱)聿鏼,绍宗四弟,太祖九世孙,隆准日角。(《唐王聿鏼传》卷二十七第1477页)绍宗配天至道弘毅肃穆思文烈武敏仁广孝襄皇帝讳(朱)聿键,小字长寿,太祖九世孙,唐裕王器壘子。

(《绍宗本纪》卷二第57页)

按:关于唐王名讳,《清史稿》同本书。唐府“聿”辈姓名,多以“聿”加古州名,如朱聿鏼、朱聿键等,尽管如此,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在不同文献中却出现不同名讳。出于偶然性的考虑,朱聿键与福建、朱聿鏼与广东的联系似乎也是故意为之,即有改名之嫌。两唐王为了证明自己在该地的正统性,将名字与当地名称相结合,如“建”“粤”分别是当时两省的简称。按照这种思维,唐王(绍武帝)名讳应当是“鏼”而非“鏼”,二字意义不同,也不互为异体字。“鏼”音“yu”,特指“温器”,也是化学元素“钇”的旧称;“鏼”音“yue”,其来源似乎就是朱聿鏼^{[22]1545},故朱聿鏼自己更名造字的可能性很大,只是由于当时人们对朱聿鏼起身不是很重视,认为他的执政不具备合法性,故对他的原始名字未作考究。《清史稿》与《燭火录》多称绍宗朱聿钊,如《清史稿·世祖本纪》有“故明唐王朱聿钊兵犯长安”^{[6]101}等语。故笔者认为,“朱聿键”之名很可能是其于福建时所改,原名为“朱聿钊”。但由于偶然性因素,加之唐府原有宗室留存信息十分匮乏,两唐王名讳和建政所在地如此吻合,其名讳变化考证还有待深入探究。

笔者在上文列出了在《南明史·诸王传/表》中出现的28个实质性问题,推测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承袭原有文献的错误而未加以修订、整合。《南明史》所参考的文献可谓浩繁,每本著作皆有自己的特点,只有在每一代研究者不断质疑和积累过程中信息才能得到完善。

第二,被文献中有分歧的内容所误导。《南明史》中诸多信息依据于《明史》内容,《明史》的诸多错误又承袭自《明史稿》和《明实录》,因而在传递信息过程中单方面的文献偏信容易造成史实失真。

第三,缺乏佐证的精力、工具和方法来甄别笔误或错误信息。《南明史》成书于民国年间,距离明朝灭亡将近300年,钱先生很难遍阅各大历史文献资料,他只能在有限的精力范围内利用文献记录成册并尝试甄别错误。

第四,对史料中的一些字词误解或误用。在《诸王世表》中,部分未封王爵的世子之死谓薨而不言卒,且错误的字和标点较多,与严谨的《明史》相比,《南明史·诸王世表/传》在文笔方面略显劣势。

参考文献:

- [1] 李淑艳.《南明史·艺文志》经部著录标准商榷[M]//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文丛(第12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65-173.
- [2] 李淑艳.《南明史·艺文志》经部考异[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0(1):5-19.
- [3] 李淑艳.《南明史·艺文志》经部标点错误六则[M].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文丛(第10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166-168.
- [4] 王艳.钱海岳《南明史·本纪》札读札记[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 [5] 顾诚.南明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 [6]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7] 蒋良骥.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79.
- [8] 李清.南渡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240.
- [9]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0] 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6140.
- [11] 李东阳,焦芳,王鏊,等.明孝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306.
- [12] 张惟贤,叶向高,刘一燝,等.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3] 朱纯臣,温体仁,张至发,等.明熹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4] 孙凯.明代周藩王陵调查与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76.
- [15]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M]//纪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43.
- [16] 黎攀桂.蒲江县志(第3册)[M]//故宫博物院.故宫珍本丛刊(第205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80.
- [17] 张廷槐.西乡县志[M]//佚名.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集(第4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588.
- [18] 曹袞先.乾隆句容县志[M]//佚名.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集(第3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631.
- [19] 张明富.论明代宗室开科[J].社会科学战线,2013(1):129-139.
- [20] 李天根.燭火录[M]//周宽文,杨亮工.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168.
- [21] 钱海岳.南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2] 冷玉龙,韦一心.中华字海[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23] 王兴亚.《明史》记崇藩世系勘误[J].史学月刊,1987(3):120.
- [24] 计六奇.明季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322-323.
- [25] 窦文宇,窦勇.字源[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990.
- [26] 计六奇.明季南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4:59.
- [27] 徐薰.小腆纪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103.
- [28] 周莎.明代吉藩王调查与初探[J].古建园林技术,2016(3):18-21.
- [29] 李春芳.宗藩条例卷上[M]//杨一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2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538-539.
- [30] 李鹏飞.《明史·诸王世表五》徽藩世表疑误考正[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96-99.
- [31] 陈炳德.旌德县志[M]//佚名.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集(第5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39.

(责任编辑:杨奕)

Supplementary Correction of Qian Haiyue's *Kings' Biographies / Tables* in *History of the Nanming Dynasty*

WANG Haomiao, CHEN Jinfe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Mr. Qian Haiyue's *History of Nanming Dynasty* is an authoritative work on the study of Nanming history, in which *Kings' Biographies / Tables*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to the study of vassal kings in the Ming Dynasty. However, due to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there are still some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n *Kings' Biographies / Tables*. In this paper, 28 substantive problems in *Kings' Biographies / Tables* are discovered by means of mutual verification and questioning, which are supplemented and explained.

Key words: *History of Nanming Dynasty*; *Kings' Biographies / Tables*; supplementary correction